



海岸边的“隐形天堂”

扫一扫
掌上温岭看长图

通讯员 陈安 记者 陈潜

脚踏细沙，轻拂海浪。说起海边，沙滩总让人心驰神往。无论是交通较为便利的洞下沙滩、金沙滩、吉捕岙沙滩，还是尚待开发的水桶岙沙滩，都让生长在东海之滨的温岭人百玩不厌。

不过，温岭延绵 317 公里的海岸线，却不是沙滩的主场，而是被不起眼的滩涂包围着。在这片介于海洋与陆地的“隐形天堂”里，又有怎样的故事呢？



②



③



④

①《紫菜丰收时》局部（水粉画）林贤

②《耕海》 周学军

③《“彩练”当空舞》 王灵阳

④《讨海归来》 周学军



温岭三面临海，东濒东海，西高东低的陆域地势，致使河流输送的大量泥沙淤积在近海。再加上地处亚热带大陆东岸，东南季风作用强，泥沙在海浪作用下堆积在海滨，形成了广阔的泥砂质海岸，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滩涂。

学术上的滩涂概念，是指高潮位与低潮位之间的潮浸地带。温岭沿海有可围滩涂 11000 公顷，占潮间带总面积的 70% 以上。

虽然从“颜值”上看，滩涂比不上沙滩，但当潮水退去，在阳光照射下，滩涂地泛着一层灰黑色的光亮，又是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远远望去，能瞧见不少招潮蟹、泥蟹等在滩涂上四处打洞、觅食。弹涂鱼，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“跳跳鱼”，有的趴在岩壁上悠闲地晒着太阳，有的一言不合疯狂打架，只为抢夺螃蟹的房子。眼尖的，还能看见扎在泥沙里的蛏子缓缓冒出呼吸孔透气。

有时，人走过去，发出了一丁点的声响，就只能看着它们游得远远的或者钻进地洞里销声匿迹。而不远处，反嘴鹬、白鹭等鸟类正在大快朵颐，一边慢步走，一边啄食着泥涂里的贝类、小鱼等“美食”。



咸淡水交汇的滩涂，不仅是海岸湿地生态食物链的开端，也是赶海人赖以生存的宝地。

自古以来，温岭人向大海讨生活，每天起床第一脚踩下去的就是滩涂地。

“踏晨光而出，逐落日而归”，是赶海人的日常。不似偶尔的赶海体验那般惬意，真正以赶海为生是一件枯燥又危险的事。每天退潮时，戴上防刮手套，穿上特制胶靴，全副武装的赶海人带着他们称手的工具，走上滩涂，开始一天的谋生。

日落时分，赶海人迎着夕阳归来，带回满满的收获，随身携带的桶里有弹涂鱼、缢蛏、望潮、蛤蜊、螃蟹、海瓜子、泥螺等各色海鲜。每次的收获或许不尽相同，都是大海对他们辛勤劳作的馈赠。

这些海鲜的数量相对有限，但因其稀有而备受追捧，往往赶海人刚一上岸，就被吃货们抢购一空，那时他们沾着干涸污泥的脸上会绽放真挚满足的笑容。



时代变迁，潮涨潮落，赶海人的身影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，但滩涂仍然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

如今餐桌上的缢蛏、海丁、蛤蜊等海产品，大多不再是散户赶海所得，而是养殖户承包的滩涂田产出的。通过科学的生态共养技术养殖，滩涂田的利用率得到了极大提升。

除了规范化的养殖，温岭围垦滩涂成片成方，也非常适合规模化种植。比如，通过引进钵苗机插技术，成功种植了耐盐碱水稻。

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，莫过于正在实施的南海涂 70 万千瓦容量滩涂渔光互补项目。完工后，既能在滩涂上方架设光伏组件发电，又可以利用下方滩涂进行水产养殖，真正做到了绿色农业和绿色能源的跨界融合。

与滩涂的利用方式一样，赶海人也在与时俱进，不少人“洗脚上岸”，转产转业，投身旅游等新产业发展热潮中。

赶海人自强不息、艰苦创业的精神不会磨灭。温岭籍画家林贤曾连续一个月蹲守在海边，拍摄上万张赶海人的照片，感受赶海人生活的不易，花费半年时间才创作出了高 1.5 米、长 10 米的水粉画长卷——《紫菜丰收时》和《赶海归来》，成为温岭人艰苦创业的生动写照。

看渔船横斜，听海风低语，欣赏完箬横东海塘、坞根八一塘美丽的滩涂风光，还能顺道去尝个海鲜，岂不快哉！



①